外交部：嚴厲譴責日方涉靖國神社消極動向 提出嚴正交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0月17日和19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祭祀費。近日，還有多名日本政府官員、自民黨政要以及國會議員參拜靖國神社。對此，外交部發言人毛寧1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答問時表示，中方堅決反對、嚴厲譴責日方有關消極動向，已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強烈抗議。

為「再軍事化」鋪路用心險惡

毛寧表示，靖國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精神工具和象徵，供奉有對侵略戰爭負有嚴重罪責的14名甲級戰犯。日本領導人和政客心知肚明，卻仍頂禮膜拜，暴露其在歷史問題上根深蒂固的錯誤認知，以及為戰犯脫罪、為侵略翻案、為「再軍事化」鋪路的險惡用心。

「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我們再次嚴正要求日方正視歷史、反省罪責，停止在歷史問題上倒行逆施，以實際行動取信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毛寧說。

據日本媒體報道，約70名來自日本跨黨派國會議員聯盟「大家一起參拜靖國神社」的成員19日參拜靖國神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日向靖國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費）。

靖國神社17日至19日舉行秋季大祭。綜合日本媒體報道，大祭期間，高市早苗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向靖國神社供奉名為「真榊」的祭品，日本眾議院議長森英介、參議院議長關口昌一等多名政客也供奉了「真榊」祭品。此外，日本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城內實、國土交通大臣井林辰憲，自民黨政務調查會長小林鷹之、總務會長梶山弘志、選舉對策委員長西村康稔，參議院預算委員會委員長有村治子，以及負責國家安全保障事務的首相輔佐官若宮健嗣等人參拜了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位於東京千代田區，神社內供奉有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14名二戰甲級戰犯。長期以來，日本部分政客堅持參拜靖國神社，遭到日本國內眾多愛好和平人士和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

張純如母親南京緬懷女兒 披露愛女尋訪大屠殺遇難者叢葬地細節

「一殺都是幾萬人，沒名字，只有時間」

10月19日，已故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的母親張盈盈女士參訪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在悼念廣場張純如銅像前為「女兒」繫上鳶尾花絲巾和獻上鮮花，並與30多年前陪同張純如尋訪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的專家學者座談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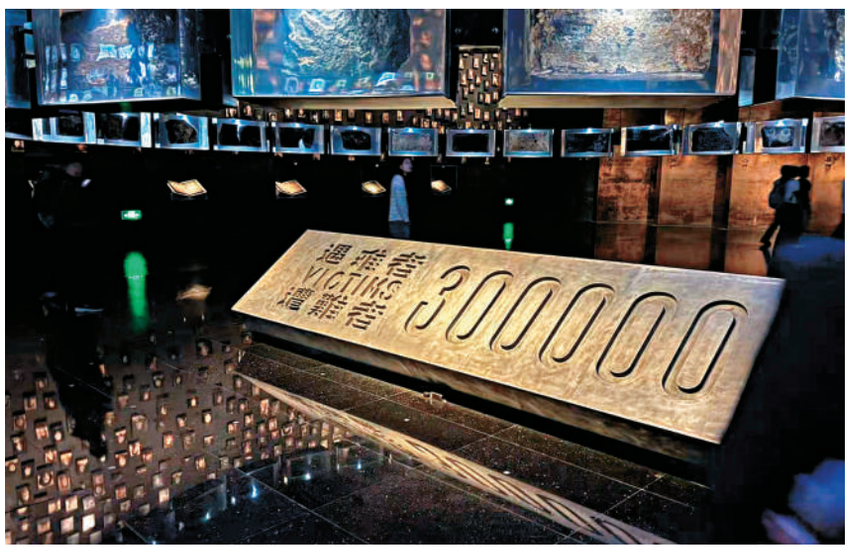
●張盈盈為女兒銅像繫上鳶尾花絲巾，張純如的英文名為Iris Chang，Iris的中文即「鳶尾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張盈盈等人向張純如銅像鞠躬。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張盈盈和親屬與張純如銅像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中新社

1995年夏天，張純如來到南京尋訪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並調查、搜集了大量檔案資料。兩年後，其作品《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橫空出世，發布一個月就打入美國《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被視為人類史上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殺的英文著作。在著書過程中，她還挖掘了《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等珍貴史料。張純如去世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於2005年豎立一座高達2米的張純如銅像，緬懷這位為傳播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作出巨大貢獻的人物。

繫鳶尾花絲巾憑弔愛女

此次張盈盈和親屬在專家學者及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後代等人陪同下，專程到紀念館參觀「南京大屠殺史實展」，並到女兒銅像前憑弔。她特意為「女兒」繫上鳶尾花絲巾，因為張純如的英文名為Iris Chang，Iris的中文即「鳶尾花」。

回憶起女兒1995年夏天到南京尋訪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的經歷，張盈盈充滿感動。「最讓我感動的是，專家帶張純如去看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叢葬地。她說每次看到叢葬地，有的只是無名的叢葬地，沒有名字，只有時間，一殺都是幾萬人。」張盈盈回憶說，「她非常悲傷，她看到這些墓碑上的紀錄，那麼多人死亡。」

2004年張純如突然去世，對張盈盈是一個很大的刺激。「我覺得她死得太早了，她36歲就去世了，我不能接受這種事實，所以我一年半都不出門。」張盈盈坦言，「但是後來我就想通了，一個人的去世並不代表就是她的整個人生結束。」

隨後，張盈盈決定撰寫一本有關張純如的回憶錄，她用七年時間整理女兒的信件，並回憶起女兒生前的點點滴滴，最終於2011年出版了英文回憶錄《張純如：無法忘卻歷史的女子》，詳細回顧了張純如短暫而璀璨的一生。2012年，該書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專家：學習她的嚴謹精神

「張純如非常執着和嚴謹，嚴謹程度超出了我的認知。我今天做學問比較嚴謹，很大程度上是學習了張純如的這種嚴謹。」曾參與接待張純如的江蘇省社科院歷史所原所長王衛星回憶道，「張純如的性格是打破砂鍋問到底，遇到搞不懂的問題，她都非要分析調查清楚。」

王衛星舉例說，為了研究南京大屠殺歷史，張純如專門從美國圖書館複印了一張1936年的南京地圖，並張貼在南京的工作室牆上。當她在採訪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時，了解到倖存者的逃生路線後，馬上就在地圖上標註出來，並跟她在美國收集到的英文資料進行比對，由此證明倖存者講述的內容是可信的，而不是虛構的。

「同日本右翼鬥爭，寸步不讓，一字不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歷史不容顛倒，你顛倒了歷史，就意味着已經被消滅的軍國主義會重新復活，這是我們決不允許的。」10月19日，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江蘇省社科院歷史所原所長孫宅巍在南京同已故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的母親張盈盈座談時說道。

高燒仍認真記錄所有細節

1995年夏天，張純如來到南京尋訪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時，孫宅巍參與接待並提供了大量協助。在孫宅巍看來，張純如年輕有為，做事情很執着，有追求，同時也看得出有一股鬥爭的勇氣。她在調查研究當中非常嚴謹，對每一個倖存者講述的日軍暴行，都要再三追問。

直到離開南京前一天的晚上，張純如還讓孫宅巍講述了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一些史實和理論問題。「告別時我才知道，純如那天發燒到38度。」孫宅巍感慨道，「她是那麼認真，每一個細節都會認真記錄下來。」

孫宅巍認為，張純如對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的發掘和傳播作出了三大貢獻。其一是寫出了一本溝通東西方的英文著作《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這是世界上第一本全部用英語來講解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著作，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張純如溝通了東西方對戰爭與和平的認識，以及對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實施的罕見的人間暴行的認識。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周峰向張盈盈講解南京大屠殺史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其二，張純如是發現《拉貝日記》的關鍵推手。張純如為寫書收集資料，聯繫紐約紀念南京大屠殺受害同胞聯合會骨幹成員、美國華僑邵子平。邵子平告訴她，他讀到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幹事喬治·費奇的《我在中國八十年》，發現在南京保護難民的外籍人士中，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的約翰·拉貝地位格外突出。他曾前往德國尋找，一直未果。歷史性的突破在1996年4月，張純如通過德國在華僑民組織「東亞之友協會」輾轉找到拉貝的外孫女萊因哈特夫人。同年9月，張純如把萊因哈特從德國寄來的部分資料轉寄給邵子平。邵子平請德國的同學戴克力勸，最終成功說服萊因哈特同意公開《拉貝日記》。

其三，張純如有骨氣，有勇氣，樹立了一個怎樣同日本右翼勢力進行鬥爭的典範。孫宅巍表示，張純如的著作出版後，在國際上好評如潮，但是也有一小部分日本右翼勢力在陰暗的角落裏誹謗這本書。「我全文通讀了幾遍她的這本書，裏面引用了我研究的資料有13處，她都加了註釋。她很認真，很執着。」孫宅巍說，「所以她有這個底氣，同日本右翼進行堅決的鬥爭，寸步不讓，一個字都不准改。」

「南京人民最深切地體會到，我們30萬人被屠殺了，那是血流成河啊。我經常給學生作報告說，我們腳下的土地是一片血染的土地。」孫宅巍指出，張純如是一束照亮了中國人民和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那一段記憶的光，是一道永不消失的光。「我們將永遠懷念她，紀念她為人類和平事業所作出的貢獻。」

外交部：反對菲方個別人惡意炒作涉華議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觀察者網報道，10月19日，外交部發言人毛寧主持例行記者會。

法新社記者提問，菲律賓外交部稱約見了中國駐菲律賓大使，井泉大使稱如果使用武力中國可以輕鬆取勝，請問外交部對此有何評論？

毛寧表示，改善發展中菲關係符合中菲雙方的共同利益，同時我們堅決反對菲方個別人惡意炒作涉華議題，破壞中菲關係。菲方應當切實約束個別政客不負責任的言行。

據微信公眾號「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10月16日消息，10月15日，井泉大使出席第二屆迪利曼對話會期間接受菲律賓媒體聯合採訪。當被問及如何看待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將中國稱為本地區「麻煩製造者」的言論時，井泉大使作出如下回應：

這種說法純屬無稽之談。究竟誰才是麻煩製造者？看看是誰在針對無辜的華文教師？是誰帶領軍隊逮捕無辜的中國工人？又是誰每天都在抹黑、攻擊中國？

這些針對中國的指責毫無根據，意在炒作虛假敘事，煽動兩國人民之間的仇恨。究竟是誰每天都在製造新問題、挑起新事端，試圖將雙方推向對抗？誰才是真正的麻煩製造者？

菲律賓應當感到慶幸，擁有中國這樣一個鄰居。如果我們要動用武力，完全有可能輕易取勝。但我們不會使用武力，因為我們熱愛和平。

本地區至少享有和平。看看世界其他地方——烏克蘭、加沙，甚至委內瑞拉，那裏正在發生什麼？我們應當感到慶幸，至少我們還享有和平。

我們希望本地區各國，特別是東亞和東南亞國家，能夠共同努力，珍視和平，謀求共同發展。中國願意與周邊國家分享發展經驗和技術，希望各國將中國的發展視為機遇，而不是威脅。

第四屆「良渚論壇」杭州舉行 學者：流失文物返還追索需國家間合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愍鈺 杭州報道）今年是良渚遺址發現90周年。18日至20日，第四屆「良渚論壇」在杭舉行。本屆「良渚論壇」以「文明承啟：守護文化遺產 點亮時代之光」為主題。在本屆「良渚論壇」開幕式上，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諮詢委員會主席何超瓊表示，作為參與文化遺產保護民間力量的一分子，其擔當不應局限於資金投入，更在於依託多年積累的行業所長和社會網絡，聯動資源、凝聚共識。

「也正是通過這種網絡協作，我曾經用我自身的能力，與法國集美博物館建立起緊密關係聯繫，促成它與敦煌研究院建立友好協商機制，最終成功推動269件敦煌文物實現數據化回歸。」何超瓊表示，這既是對珍貴歷史記憶的悉心守護，也為敦煌文化的研究傳播與傳承打開了全新路徑。

除了民間層面的交流探索之外，流失文物返還追索更離不開國家間的共同努力。上海大學中國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不應將流失文物返還追索理解為國與國之間的矛盾，它實際是在重新解決舊有不公秩序留下的歷史遺留問題。他指出，亞太地區國家普遍存在殖民背景下的文物流失問題，例如，中國清末民初半殖民地時期流失文物也屬於殖民背景文物範疇，即第二類「非正式殖民背景文物」。「信息共享很重要，協作機制更重要，亞太地區國家間要協調立場、互相支持、共同發聲，推動國際公約和文物流入國法律進一步向有利於文物流失國的方向改善。」



●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諮詢委員會主席何超瓊 受訪者供圖